



明清史学术文库

清史述论

下

王思治 著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明清史学术文库

清史述论

下

王思治 著

故宫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述论 / 王思治著. —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6.12

(明清史学术文库)

ISBN 978-7-5134-0721-2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代 IV. ①
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3978 号

清史述论

著 者: 王思治

责任编辑: 伍容萱 王志伟

封面设计: 李猛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 4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制 版: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5

字 数: 6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721-2

定 价: 76.00 元



《明清史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郑欣淼 戴逸 朱诚如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有	王戎笙	王亚民
王思治	白新良	冯尔康
朱诚如	刘凤云	杜家骥
张玉芬	陈连营	陈祖武
何平	何孝荣	林铁钧
周远廉	郑克晟	郑欣淼
赵国英	南炳文	晁中辰
郭成康	高翔	阎崇年
常建华	戴逸	



王思治（1929～2012），四川自贡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专家。著有《清史论稿》《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康熙大帝》等。主撰《清代通史·康熙朝》，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三、五、八卷等，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五卷中国部分。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学术奖项。

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位时期，清王朝由清初人口锐减、生民困苦、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极端凋敝的状态，恢复发展到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康乾盛世”下的清王朝以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在传统文化方面有集大成之势，尤其是国家大一统完成，气势恢宏，国力强盛，成为亚洲头等强大的国家，也是世界强国之一。

王思治

2011年10月24日

17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

——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

17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错综复杂。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为解决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问题，前后历时一个世纪，其间经历了多次大战，如若从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算起，至乾隆二十二年阿睦尔撒纳走死俄国，也有70年，历康、雍、乾三帝，始告结束。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三次出塞亲征，驰骋于大漠草原，指挥大军与噶尔丹周旋，实施大空间的分路合击，决意击灭噶尔丹。草原枭雄噶尔丹，数十年马背生涯，身经百战，战绩赫赫，绝非平庸之辈，或铁骑长驱，或东奔西突。两军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展开规模浩大的激战。这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而进行的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大战，其间有政策目的、政治手腕、谋略设计。这场斗争的主战场在塞外与漠北，却牵动着漠南蒙古、天山南北、青海、西藏，影响之大深且远。当时在中国北方大地上两雄角逐，其势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由于噶尔丹与沙皇俄国相勾结，清政府为平定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而战，也就具有抗御外来势力的内涵。本文就噶尔丹的兴亡与康熙帝的决策论述其原委，并对某些关键问题申说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 本文与香港大学吕元骢教授合著。

一 厄鲁特蒙古与清廷臣属关系的建立

明洪武元年，元朝灭亡之后，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退据蒙古草原，蒙古族分为几个大的集团。斡亦喇部据西北，明人称为瓦剌。瓦剌在脱欢和也先时期，日益强大，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威胁。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五十万明军被瓦剌击溃。也先死后，东西蒙古陷入长期战争，瓦剌逐渐向西北迁移。至明中叶，蒙古形成三大部：漠南内蒙古（察哈尔蒙古），漠北外蒙古（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即瓦剌，清人称其为“卫拉特”。

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部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游牧于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与杜尔伯特部是元臣勃罕后裔，姓绰罗斯。¹ 准噶尔部游牧于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和伊犁河流域；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为元臣翁罕之后，游牧于雅尔（今乌尔扎尔）和塔尔巴哈台地区。厄鲁特蒙古四部虽然形成了联盟，产生了“达尔加”（盟主），但仍然是“各统所部，不相属”，“部自为长”，“部各有汗”。² 因此，各部之间因争夺牧场及其他各种原因经常发生冲突。17世纪初，四部中势力最强大者是和硕特部。崇祯十年，和硕特首领顾实汗（名图鲁拜琥）进军青海，其势力随之进入西藏。

满族崛起于东北后，漠南蒙古科尔沁等部最先与清结盟。天聪八年，清太宗皇太极击败察哈尔，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翌年，林丹汗妻囊囊太后，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投降，于是，察哈

1 参见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2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一，《厄鲁特蒙古总叙》。

尔各部皆归附后金。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于盛京，改国号曰“大清”，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旗共同推奉清太宗为“博克达·彻辰汗”（意为宽温仁圣皇帝），承认清太宗皇太极为蒙古各部大汗，漠南蒙古成为清的藩属。漠南蒙古的归附，影响及于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崇德三年喀尔喀蒙古三部“遣使来朝，定岁贡”。三汗各贡白马八，白驼一，谓之“九白之贡”。¹“九白之贡”表明喀尔喀蒙古与清建立了臣属关系。厄鲁特蒙古与清建立关系早于喀尔喀蒙古一年。崇德二年，和硕特顾实汗进军青海后，派使至沈阳觐见清太宗，奉表入贡。其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之弟墨尔根岱青遣使见清太宗，“表贡马匹”。崇德六年四月，“以墨尔根岱青使臣诺垒，送拜山至。赐诺垒及其从役银两有差”²。明朝末年，局势极其动荡，明廷腐朽，农民战争的烽火席卷中原大地。崇德六年四月，清军正围困锦州，明清松锦大战已然揭幕，满洲贵族意欲问鼎中原，气势正盛，而明廷已无力也无暇顾及西北，于是厄鲁特蒙古各部在清入关之前，先后与清建立了臣属关系。崇德七年，皇太极在总结自己的辉煌业绩时说：

予缙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³

太宗明确指出，厄鲁特蒙古已与清建立了臣属关系。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政权后，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顾实汗上表称臣，表示对清廷“臣等无不奉命”。顺治三年，以顾实汗为首的厄鲁特各部首

1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蒙古总叙》。

2 《清太宗实录》卷五五，第28页。

3 《清太宗实录》卷六一，第3页。

领台吉向清朝奉表贡。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及其弟墨尔根岱青等人“附名以达”¹。此后巴图尔浑台吉不断派使臣向清廷入贡。《清文献通考》载：“巴图鲁台吉（巴图尔浑台吉）于顺治七年曾遣使人贡，其子僧格继之。”²僧格即噶尔丹的异母兄。

在这一时期，沙皇俄国扩张主义势力，也积极向我国西北和北部边陲伸展触角，派使团至蒙古各部，或纵横捭阖，从中渔利，或以贸易，或威胁利诱，要求蒙古各部宣誓臣属沙皇，缴纳实物税，引起了厄鲁特蒙古等各部关系的变化，局势动荡不安而又错综复杂。

二 噶尔丹的崛起

准噶尔部至巴图尔浑台吉时，日益强盛。噶尔丹是巴图尔浑台吉的第六子。

明崇祯八年，准噶尔部长哈喇忽喇死，长子多和沁继为部长，达赖喇嘛授予多和沁“额尔德尼巴图尔浑台吉”称号。巴图尔浑台吉对沙皇俄国的侵扰在交涉无结果的情况下，起而以武力反击。崇祯十三年春俄使明索伊“携带皇上（沙皇）的赏物、礼品”来见巴图尔浑台吉，“另一方面，俄国人却在攻打我（巴图尔浑台吉）的居民”³。因之，与俄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为了抗击外来侵扰，同年九月，由巴图尔浑台吉倡导，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召开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各部首领参加的会议，“可以把1640年的厄鲁特会议看作是东蒙古和西蒙古团结的会议”⁴。这次会议调整了厄鲁特各部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厄鲁特蒙古与喀尔

1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2 《清文献通考》卷九，《舆地》。

3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188页。

4 帕里莫夫：《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5页。

喀蒙古的关系，制定了《1640 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在改善厄鲁特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后，巴图尔浑台吉态度坚决地反击沙皇俄国的侵袭，“巴图尔浑台吉已经用火与剑威胁西伯利亚各边境城市”¹。顺治六年，所部攻打托木斯克。

顺治十年，巴图尔浑台吉去世，其子僧格（噶尔丹异母兄）继汗位，与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台吉共同统率准噶尔部。僧格继承乃父的方针，不断遣使向清廷奉表贡，与清政府保持臣属关系。对沙俄的侵袭，僧格对俄使说：“继我父浑台吉之后，目前由我僧格掌管全部兀鲁思（领地）。我僧格的克什提姆（属民），惕列乌特兀鲁思科卡的卡尔梅克（厄鲁特）属民由于饥荒流落到托木斯克城，至今还在托木斯克。而俄国沙皇的将军们没有交出我的那些克什提姆。”坚决要求俄国当局归还属民。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台吉警告俄使，如不归还属民，“我楚琥尔就把他（俄国）的各城镇和托木斯克夷为平地”²。康熙六年，僧格为向俄国当局索还属民，派出一支数千人的部队包围克拉斯诺雅斯克城。俄国将军派兵半夜偷袭，僧格的部下奋起反击。

噶尔丹是僧格同父异母弟，约生于顺治元年至顺治二年。僧格执掌准部期间，他在西藏为僧，“投达赖喇嘛，习沙门法”³，颇受达赖五世之赏识，授予他“呼图克图”称号。噶尔丹因之与西藏上层人物往来密切，尤其与实权人物第巴桑结嘉措过从甚密，参与西藏与准噶尔部之间的政治活动。噶尔丹虽身着袈裟，却“不甚学梵书”，好舞枪弄棒。由于黄教（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崇高地位，蒙古牧民笃信黄教，而达赖又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王，噶尔丹以喇嘛的身份，有达赖五世授予的“呼图克图”（活佛）

1 巴特雷：《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 126 页。

2 转引自王宏钧、刘如仲：《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第 18 页。

3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

称号，其对蒙古牧民的号召力自然倍增。

康熙十年，僧格因准噶尔内部为争夺权力与属产的斗争，被其异母兄车臣台吉、卓特巴巴图尔所杀。僧格子索诺木阿拉布坦立。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在西藏上层人物的支持下，返回准部，“外假达赖喇嘛为援，内以结其父兄旧属”¹。声称为兄僧格报仇，与僧格旧部鄂齐尔图汗联军，同车臣、卓特巴巴图尔激战于阿尔山。杀车臣，卓特巴巴图尔逃往青海，“噶尔丹遂为所部长”²。噶尔丹“性凶狡”³，为人多计谋，勇猛敢战，野心勃勃。他攫取准部大权后，三管齐下：一是假达赖喇嘛之名以施其伎；二是对厄鲁特各部及四邻则发动一系列掠夺战争；三是在其羽毛尚未丰满之时，对清政府貌示恭顺，不断遣使人贡贸易，请求清政府承认其为准噶尔部长。噶尔丹夺取准部统治权之翌年，即康熙十一年正月，噶尔丹上疏清廷，请求入贡。“理藩院议复，厄鲁特噶尔丹台吉疏言，伊兄僧格台吉时，曾遣使人贡，今请亦照常遣使人贡。应如所请。从之。”⁴康熙帝批准噶尔丹继僧格入贡，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他是准噶尔部长，同时也明确了与清政府的臣属关系。

这时，中国腹地形势骤变。康熙十二年，“三藩”乱起，南中国及秦蜀陇兵火连天，而战争之初清军处于被动困难境地，清朝统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风云际会的形势，噶尔丹以为时机已到，蠢蠢欲动。“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蜂起。噶尔旦（噶尔丹）谋所向，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曰：‘非时！非时！不可为。’噶尔旦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噶尔旦善其言，乃为近攻计。”⁵噶尔丹本想利用时机

1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

2 《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3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准噶尔荡平叙略》。

4 《清圣祖实录》卷三八，第7页。

5 梁玠：《西陲今略》卷七，《噶尔旦传》。

窥伺中原，因力量尚不足，乃定“近攻计”，锐意兼并各部，先为“立国之根本”，为日后实现其政治野心做准备。

噶尔丹所定“近攻计”，立即在各部之间引发战乱，使甘肃、青海形势吃紧；西藏的参与又使问题复杂化，而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正处于紧张阶段。如何妥善处理西北局势，如何对待噶尔丹，康熙帝颇费心思。

康熙十二年，噶尔丹把攻击的矛头首先对准支持他上台的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失利后求庇于岳父（一说是岳祖父）和硕特部的鄂齐尔图汗。康熙十五年，噶尔丹再次进攻楚琥尔乌巴什台吉，杀其子巴噶班弟。楚琥尔乌巴什被俘。翌年（康熙十六年），在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的支持下，噶尔丹反戈袭击其岳父鄂齐尔图汗，“戕鄂齐尔图汗，破其部”¹。鄂齐尔图汗侄济农及部属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布第巴图尔、厄尔德尼和硕齐等，纷纷率部民向甘州、凉州溃逃。善于诡计的噶尔丹，在击破和硕特鄂齐尔图汗之后，立即遣使向清廷奉表入贡报捷，献所俘战利品，意在向青海和硕特部进军，试探清政府之旨意。康熙帝对噶尔丹攻伐同类，大不以为然，但因“三藩”战事吃紧，不能操之过急，谕大学士索额图、尚书明珠等：“厄鲁特鄂齐尔图车臣汗与噶尔丹台吉，向俱进贡。今噶尔丹台吉与鄂齐尔图汗，内自相残，噶尔丹攻破鄂齐尔图汗，以阵获弓矢等物来献，若径收纳，朕心不忍，可止收其常贡之物，以此旨传谕来使。”²康熙帝拒收噶尔丹阵获之物，是以比较缓和的形式警告噶尔丹不得进攻青海之和硕特部。同年十月，靖逆侯甘肃提督张勇、川陕总督哈占、凉州提督孙思克奏报，厄鲁特济农被噶尔丹击败后，闯入汛界，“济农等言：我等皆鄂齐尔图汗之侄，穷无所归，故至此。闻噶尔丹逞兵不已，或

1 《清圣祖实录》卷六七，第6页。

2 《清圣祖实录》卷六七，第6页。

来迫我，或趋喀尔喀，俱未可知”¹。张勇等认为应“严饬守汛官兵驻护”。由于清政府在甘肃、凉州严加戒备，于是噶尔丹转旗北向，喀尔喀蒙古地区形势急剧险恶。

三 噶尔丹“向有侵西海（青海）之意” 与康熙帝的对策

康熙十六年十月，理藩院疏言，据张家口报称，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兴兵，形势紧张。此时因“三藩”战争，清政府无力顾及噶尔丹逞兵于喀尔喀，然而，北部边疆不宁，南中国战斗正炽，平叛战争将受到牵制。康熙帝权衡大局，决定的方针是：调解厄鲁特与喀尔喀的矛盾纷争，令其罢兵息争，不使事态扩大，稳定北部边疆。为此，对噶尔丹所求，适当允准，使其“毋致生衅”²，以免分散精力于平叛战争。同时，加强戒备，密切注意其动向。康熙十六年十月十一日，谕大学士等：

闻厄鲁特、喀尔喀，交恶兴戎，虽虚实未确，朕统御寰宇，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边疆）并无异视。厄鲁特、喀尔喀，倘因细故交恶，至于散亡，朕心大为不忍。伊等向相和好，贡献本朝，往来不绝，若交恶果实，当遣使评其曲直，以免生民于涂炭，如仰副朕一视同仁之意，仍前和好，相与优游太平，朕大嘉悦焉。但天寒路远，若遣使往回，无饲马驰驿之所，或致有误。今厄鲁特、喀尔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备檄，发来使传谕之。³

1 《清圣祖实录》卷六七，第19~20页。

2 《清圣祖实录》卷七〇，第20页。

3 《清圣祖实录》卷六九，第20页。

同年十二月，形势为之一变。张勇奏报，甘州、凉州近南山一带，有被噶尔丹击败的西海（青海）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等庐帐千余；肃州境内，有济农布第巴图尔等庐帐万余。他们是从黄河西套逃奔而来，大草滩之地处处充斥，所在告警，甘肃汛界受到极大威胁，请旨如何处置。康熙帝立即命令驻扎西安负责西北平叛战事的图海，统筹一切。谕曰：“大将军图海，身在陕西，其沿边流番，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严饬边汛官兵，各固守汛地。选干练人员至番人头目处，开诚晓谕，令彼退回。着大将军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衅。”¹图海奉命后，一方面遣郎中拉笃祐前往济农布第巴图尔等处，传谕令其“退归故巢”；同时建议派一重臣“驻扎兰州以西地方，固守三边”。此时，因甘肃沿边与喀尔喀地区同时告急，而噶尔丹“向有侵西海（青海）之意”²，康熙帝一时不知噶尔丹兵锋所向，决定在西北加强戒备，命令张勇“自兰州移驻甘州，固守沿边地方”³。又命拉笃祐驰驿来京，面承密旨，然后“赴凉州，探噶尔丹消息，不时以报”⁴。康熙帝十分关注噶尔丹在西北的动向，是因为吴三桂旧部陕西提督王辅臣叛，陕甘战乱年前始平定。局势初定，若噶尔丹逞兵于甘肃、青海，局面可能逆转。而噶尔丹将征青海厄鲁特墨尔根台吉之传言又甚嚣尘上，若然，必将进入清军汛界，趋大草滩。张勇据此奏报请示，康熙帝迫于“三藩”战事，决定有条件地对噶尔丹让步通融，谕令张勇、孙思克“一面放噶尔丹过往（大草滩），一面奏闻”，但必须“令其坚立盟誓，不许骚扰民人”。若噶尔丹“强欲入边”，则“坚拒止之”⁵，星夜速奏。为防噶尔丹逞兵于西北，

1 《清圣祖实录》卷七〇，第20页。

2 《清圣祖实录》卷七六，第2页。

3 《清圣祖实录》卷七二，第15页。

4 《清圣祖实录》卷七二，第22页。

5 《清圣祖实录》卷七二，第23页。

康熙帝命大将军图海就如何加强甘肃清军兵力与张勇、总督哈占“公议酌行”，大将军则应注意用兵之“轻重缓急”，反映了康熙帝对平定“三藩”与防备噶尔丹应如何统筹兼顾的思虑。噶尔丹威胁的存在，使康熙帝不敢稍有疏忽。康熙帝这时的方针是有条件的通融，避免与噶尔丹接战。

噶尔丹欲进军青海，并非是一场虚惊。“噶尔丹举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归。”¹ 噶尔丹之所以中途折回，主要是得知清军有备，他致书甘肃提督张勇说：“西北一带地方，皆得之矣，惟西海（青海）向系我祖与伊祖（和硕特顾实汗）同夺取者，今伊等独据之，欲往索取，因系将军所辖之地，不敢轻举。”² 崇祯九年，和硕特顾实汗自塔尔巴哈台率军远征青海却图汗，由于兵力不足，与噶尔丹之父准噶尔巴图尔浑台吉联军。准噶尔军有大批火器，战斗力强。顾实汗与巴图尔浑台吉率军至青海，血山一战，捕杀却图汗，击溃其军三万余。顾实汗据有青海，将己女嫁于巴图尔浑台吉，致送大批礼物，以谢其联军助战之功，随后巴图尔浑台吉率部返回准噶尔。噶尔丹以此为理由，处心积虑欲进军青海，康熙帝令甘肃清军严加防范，固守汛地，使噶尔丹无机可乘，制止了他向青海攻掠的野心。同时，准噶尔部内部也意见不一，担心大军远行，“西海路远，恐一动而本地有事”³。于是，噶尔丹才在进兵青海的途中返回。

康熙十八年，噶尔丹自以为“西域既定，诸国咸奉为汗……乃请命于达赖喇嘛，始行博硕克图汗事，额鲁特雄长于西北”⁴。噶尔丹称雄于西北，羽毛已丰，居然命令“驻屯甘州（今甘肃张

1 《清圣祖实录》卷八三，第19页。

2 《清圣祖实录》卷八三，第19页。

3 《清圣祖实录》卷七六，第3页。

4 梁玠：《西陲今略》卷七，《噶尔旦传》。

掖)地方附近的军队征收硫黄、倭铅等贡赋”¹,敛取作战物资,准备扩大战乱。同年九月,噶尔丹意欲清廷承认其“博硕克图汗”称号,以此号令蒙古各部,“胁诸卫拉特,奉其命”²。理藩院题:“噶尔丹称为博硕克图汗,遣使贡锁子甲、鸟枪、马、驼、貂皮等物。来使云:‘达赖喇嘛加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之号,是以奉贡入告。’”³向例是:喀尔喀、厄鲁特有奏请敕印来贡者,准予纳贡,授予敕印,并加赏贡,“从无擅自称汗号者,准其纳贡之例”⁴。但为了羁縻噶尔丹,清政府“准其献纳”。此后,噶尔丹便以“博硕克图汗”称号遣使进贡,清政府则“赏贡如例”,承认其汗号。

噶尔丹既得汗号,不能逞兵于青海,便转向征服南疆回部。

天山南路,在清王朝建立后即奉表贡,顺治初,“每奉表贡皆叶尔羌汗署名”⁵。康熙十八年,即噶尔丹从征青海途中返回之次年,噶尔丹领兵三万,占领了哈密、吐鲁番。其时,南疆白山派(白山宗)首领和卓伊达雅图拉(即阿伯克和卓)与黑山派(黑山宗)斗争失败,流浪中亚近十年后,至西藏请求达赖喇嘛写信给噶尔丹支持自己,和卓伊达雅图拉携达赖的信至伊犁,投身噶尔丹门下。达赖在信中说:“和卓阿伯克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故乡是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他是那个国家的穆斯林的和卓。伊斯迈尔汗(即伊斯玛拉汗)强占了他的国家,并把他赶了出来,你(噶尔丹)应该派支军队,收复他的国家,并交还给他。”⁶康熙十九年,噶尔丹派十二万铁骑进攻叶尔羌与喀什噶尔,白山派教徒纷纷响应配合,于是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南疆地区。和卓伊达

1 佐口透:《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第111页。

2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3 《清圣祖实录》卷八四,第4~5页。

4 《清圣祖实录》卷八四,第5页。

5 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记》。

6 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第74页。